

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十八

陽湖 趙翼 雲崧

新書改舊書文義處

河間王孝恭傳舊書孝恭破降蕭銑高祖大悅使畫工圖其貌而視之按孝恭乃高祖從子豈不相識而欲圖其貌乎新書則云詔圖破銑之狀以進

長孫順德傳舊書順德坐事免發疾太宗鄙之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今有疾何足問也語殊無來歷新書謂順德因喪女感疾帝謂其無剛氣以兒女辜愛

許敬宗傳舊書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

高士廉其知機要岑文本卒於行所令敬宗檢校中書侍郎太宗破高麗於駐蹕山敬宗立馬於御前受旨草詔書是敬宗忽隨太子在定州忽隨太宗草詔語殊不明新書改文本卒驛召敬宗至行所

韋陟傳舊書陟卒太常謚爲忠孝顏真卿駁之曰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難以成忠孝新書改真卿云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爲謚

元載傳舊書載父景昇任員外官居岐州載母携載道景昇冒姓元氏語不可解然則載本何姓耶新書云父昇本姓景爲曹王妃元氏主田租請於她冒爲元氏

崔光遠傳舊書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以千人渡河
援之及光遠在魏州使李處崧拒賊子儀怒不救處崧
遂敗此事殊不明厥光遠曾救子儀子儀何以反怒而
不救光遠耶新書謂子儀戰汲郡光遠僅以千人援之
戰不甚力故魏州之戰子儀怒而不救

唐儉傳舊書儉勸高祖起兵高祖曰天下已亂言私則
圖存言公則拯溺吾將思之新書改云喪亂方剋私當
圖存公欲拯溺者吾當爲公思之是竟以公指儉矣

王雄誕傳雄誕本杜伏威之將其擒李子通降汪華及
聞人遂安皆伏威降唐後爲唐宣力也舊書先叙明高
祖詔伏威使雄誕討之故下文戰功俱是爲唐盡力新

書不先叙明則此等攻討全是爲伏威矣雄誕造遂安
墨論以國家威靈所謂國家者唐耶伏威耶

魏徵對太宗忠臣良臣之論舊書云良臣身獲美名君
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
家國並喪空有其名新書改云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
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身嬰誅夷君陷昏惡喪國
夷家祇取空名不過竄改數字無他意義

傳奕請除釋教疏舊書有云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
尼寺塔糜損國家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譏毀諸尼依
托妃主潛行謗讟遂死西市言因諫佛事爲僧尼傾陷
也語已不甚明新書改云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

毀宰臣內見嫉妃嬙尤不可解并失本意

李光弼傳舊書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新書謂遣元禮戰羊馬賊大潰羊馬城去城字但云戰羊馬成何語耶

盧汝弼傳舊書太原使府有龍泉亭汝弼父商求節制時手書一詩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宴集未嘗居賓位但西嚮俯首而已新書改云太原府子亭其父商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汝弼未嘗居賓位轉不明晰

甘露之變舊書本紀書仇士良率兵誅王涯買餽舒元與李訓王璠郭行餘羅立言李孝本韓約等十餘家按

是時李訓見事敗卽出奔鄭注亦尙在鳳翔非同日被殺也新書先書壬戌李訓謀誅宦官不克出奔戊辰鳳翔監軍殺鄭注較明然李訓出奔後仍被殺又不書又涯等被殺朝中無宰相乃以鄭覃李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新書覃石入相反叙於士良殺朝臣之前亦誤蓋舊書以甘露之變係之壬戌新書則係之乙丑故有此誤也

新書盡刪駢體舊文

歐宋二公不喜駢體故凡遇詔誥章疏四六行文者必盡刪之如德宗奉天之詔山東武夫悍卒無不感涕討李懷光之詔功罪不相掩亦曲盡事情而本紀皆不載

并陸贄傳亦無之其列傳內如李密討隋帝檄文祖君
彥之詞也徐敬業討武后檄文駱賓王之詞也太宗徐
賢妃諫伐高麗及興土木一疏封常清臨死謝表代宗
獨孤后崩帝命常袞爲哀冊文情詞悽惋時稱絕作李
克用收復京城後楊復光所上露布列諸將功伐最詳
贍此皆傳誦至今者而各傳皆不載惟徐賢妃疏則節
數語存之至如舊書畢構傳有詔歷數貪吏之弊最爲
切中

詔云邑居之間葉積蠹或地有格幹梓漆或家有膏產財卽被賂逼並
從取奪若有吝移卽因事以繩祖杖大枷動傾性命懷寬地痛無所訴陳

亦以

其四六而刪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體六朝以來詔疏
尚駢麗皆載入紀傳本國史舊法今以其駢體而盡刪
之遂使有唐一代館閣臺省之文不見於世究未免偏

見也惟凌烟周續圖功成一詔係駢體獨全載於李晟傳則以事本嚴重非四六之詔不足相稱此正宋子京相題之巧其他駢體中有新語不忍棄者則寧代爲改削存之如姜皎當元宗爲臨淄王時卽傾心擁戴幾得重禱帝登極賜之詔云否當其晦則滅宗毀族朕負之必深秦至其亨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補新書改云否當其晦則必滅乃宗秦至其亨則所酬未補又王志諫論太寬不可爲政疏有云人慢吏濁僞積贓深若以寬理之何異命王良御駉捨街策於奔蹏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新書改云捨街策於奔蹏則王良不能御駉停藥石於膚腠則俞跗不能攻疾語自較勝又如昭

宗爲劉季述所廢幽於宮中反正後罪狀季述之詔有云幽辱之時要紙筆則恐作詔書索錐刀則慮爲凶器朕所御之衣晝服夜浣嬪嬙公主衾綈皆闕緡錢則貫陌不入繪帛則尺寸難求新書不載此詔卻卽用詔中語叙帝幽辱之狀謂帝衣晝服夜浣食自竇進下至紙筆銅錢亦疑作詔書凶器而不與時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纊哀聞外廷此可見子京于四六不欲存又不忍棄委曲幹旋之苦心矣又郭虔瓘傳獨存駢體一詔乃元宗以虔瓘與阿史那獻不協特爲和解者此無甚關係而獨存之則以舊書虔瓘傳無此詔故轉補之以見其採掇之博也其他如章疏之類有闕政體治道者或就

四六改爲散文或節其要語存之固未嘗概爲刪汰此則子京用意之深不以文詞而沒其議論耳

新書好用韓柳文

歐宋二公皆尙韓柳古文故景文於唐書列傳凡韓柳文可入史者必採摭不遺張巡傳則用韓愈文段秀實傳則用柳宗元書逸事狀吳元濟傳則用韓愈平淮西碑文張籍傳又載愈答籍一書孔戣傳又載愈請勿聽致仕一疏而於宗元傳載其貽蕭俛一書許孟容一書貞符一篇自做賦一篇可見其於韓柳二公有癖嗜也又於劉禹錫傳載其所自作子劉子一篇以見其處培之志杜牧傳載其罪言一篇以見其經世之才此皆文

人氣類相惜有不期然而然者白居易傳舊書載其與元稹書極叙作詩之功及得名之處後移忠州與稹相遇於夷陵流連文酒寫木蓮枝圖以寄朝士晚歸東都作池上篇寄與樊素小蠻及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等事新書則一切刪之專叙其疏諫吐突承瓘不可將兵獻虞人箴以儆穆宗好獵并措置河朔請令李光顏將兵裴度鎮太原等疏與舊書命意迥別蓋舊書專表其詩才之高襟懷之曠置之恬淡一流而新書則欲著其立朝丰采議論以見文人中自有名臣此又景文深意也

新書詳載章疏

新書於舊書內奏疏當存者或駢體或雖非駢體而蕪
詞過多則皆節而存之以文雖蕪而言則可採也其節
存者徐賢妃諫興師動土木一疏李大亮諫賑突厥一
疏房元齡諫伐高麗一疏褚亮論九廟七廟一疏諫獵
一疏于志寧諫太子承乾書及緩刑等疏許敬宗薦張
元素令狐德棻等一疏劉仁軌奏戰士不被恩賞難於
用命一疏高季輔應詔陳時政損益五篇韋承慶諫太
子賢一疏明堂災一疏韋嗣立修學校止刑殺禁封戶
等疏徐彥伯樞機論薛登選舉過濫一疏韋湊議駁改
葬節愍太子一疏張廷珪諫造大像一疏楊綰請復古
孝廉一疏及公卿大臣核議一疏郭子儀辭尙書令一

疏王嶼傳內梁鎮諫祠祭一疏皇甫鎛傳內裴度諫其
入相一疏竇參傳內參既貶德宗欲殺之陸贄諫以爲
殺之太重一疏陸贄傳內諫設瓊林大盈庫一疏蕭儼
諫作佛事一疏此皆因舊疏繁蕪而刪存其要語者也
他如魏徵傳徵與封德彝在太宗前論大亂之後易爲
治及戒土木論刑賞君子小人不宜參用十漸十思等
疏馬周傳論大安宮宜崇奉太廟宜親祀刺史不可世
襲樂工不可賜官太子宜預教守令須慎選等疏魏元
忠傳論文武二途一疏凡舊書所有者仍一字不刪并
有舊書所無而新書補出者張九齡傳載其重守令一
疏見當時重內輕外之弊也宗楚客傳載其陳符命一

疏以見其求媚也張廷珪傳載其諫襲回鶻及買蕃馬
二疏以其有關於邊備也崔渙傳載其劾元載一疏所
以著載之惡渙之直節也李晟傳收京後李懷光尙據
河中載晟所奏懷光有不可赦者五見晟之公忠體國
也至如高郢傳載其諫營章敬寺一疏杜佑傳載其省
官節用一疏程元振傳載柳伉劾元振一疏亦皆有關
國計利害民生休戚未嘗不一一著于篇此正宋子京
作史之深意非徒貴簡淨而一切刪汰也

新舊書互異處

本紀儀鳳二年劉審禮與吐蕃戰於青海敗績舊書書
審禮被俘新書云審禮死之

開元四年突厥可汗默啜之死舊書爲拔曳固所殺
首京師新書子將郝靈佺斬默啜

二十年敗奚契丹獻俘闕下舊書信安王禕獻俘新書
謂忠王浚獻俘是時浚爲元帥未行禕爲副元帥敗敵
新書以主帥爲主舊書則從實也

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死舊書李林甫薨於行在所新書
李林甫罷按是時林甫從駕驪山死於邸生前未嘗先
罷官也其後削奪官爵則死後事乃先書罷殊無據

永泰元年郭英乂之死舊書劍南節度使郭英乂爲兵
馬使崔旰所殺新書崔旰反節度使郭英乂奔于靈池
普州刺史韓澄殺之

成汭之死舊書汭以舟師援鄂而雷彥恭乘虛襲陷江陵軍士聞之皆潰汭投水死新書汭與楊行密戰於君山死之

哀帝之立舊書蔣元暉矯宣遺詔立輝王祚爲皇太子卽位新書朱全忠已殺昭宗矯詔立輝王爲太子卽位列傳邵王重潤之死新書本傳中宗子重潤與女弟承泰郡主及主媾武延基竊議張易之兄弟出入宮禁后怒杖殺之武延基傳云與重潤等竊議皆得罪縊死二傳杖與縊稍不符合舊書張易之傳則云重潤等竊議二張后付太子自鞠問中宗時爲太子太子並縊殺之武延基傳又云武后咸令自殺是二傳一以爲中宗所縊死一

以爲后令自殺又不符合蓋中宗之殺之或令自殺皆
起於武后之威也新書竟書武后殺之較爲直截

史朝義之死舊書朝義敗投幽州僞范陽節度李懷仙
於莫州擒之送款來降新書朝義走莫州欲決死戰田
承嗣請身守莫州勸朝義至幽州以懷仙之師來戰朝
義乃以老母幼子爲托而自往幽州至范陽懷仙部將
李抱忠不納朝義謀走入蕃懷仙招之至幽州縊死是
朝義被擒在幽州非莫州也

楊思訓之死舊書謂慕容寶節置妾于別室邀思訓飲
思訓責以不宜背妻寵妾妾怒密置毒酒中思訓飲盡
便死新書則謂寶節邀思訓謀亂思訓不敢答寶節懼

其洩遂毒之死

裴馬舊書裴行儉與李敬元同典選有能名時稱裴李
新書行儉與馬載同典選時稱裴馬按新唐書盧從愿
傳謂高宗時吏部稱職者裴行儉馬載至是從愿與李
朝隱典選亦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王仙芝之死舊書謂仙芝敗宋威朝廷以王鐸代威討
賊斬仙芝首獻闕下是斬仙芝首者鐸也新書謂仙芝
攻洪州宋威往救敗仙芝于黃梅斬賊五萬獲仙芝傳
首京師則斬仙芝者乃威也

上官儀之死舊書謂儀爲許敬宗誣其與梁王忠通謀
遂賜死新書謂武后旣得志帝爲所制欲廢之召儀使

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訴帝羞縮曰儼教我由是敬宗
誣構之死

盧奐治廣州有清節舊書謂開元以來廣府清白者惟
宋璟裴奩先李朝隱及奐四人新書謂朝隱璟及奐三
人

哥舒翰之死舊書謂火拔歸仁執翰送安祿山降之祿
山閉翰于苑中潛殺之新書謂廣平王收東京時安慶
緒挾翰渡河而北及敗乃殺之

第五琦之爲租庸使舊書賀蘭進明令琦入蜀奏事元
宗卽令勾當江淮租庸使是元宗所授也新書謂肅宗
在彭原琦爲進明來奏事帝卽令勾當江淮租庸使是

十一 李揆言 卷一
肅宗所授官也

李揆之死舊書謂揆奉命爲入蕃會盟使行至鳳州卒
新書謂揆至蕃其酋問曰聞唐有第一李揆公是耶揆
悉被留乃曰彼揆豈肯來耶歸至鳳州卒是揆入蕃後
始卒於歸途也

見素傳舊書載其爲楊國忠所引在相位無所是非
但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順不措一詞新書則謂安祿
山請以蕃將代漢將見素謂難將作矣明日與國忠入
見極陳反狀是見素未嘗無言者蓋其奏祿山必反亦
附合國忠意耳然舊書傳論又謂見素直言極諫而君
不從獨正犯難而人不咎時論謂其取容于國忠不知

其時勢之不能匡救也則又與本傳異豈本傳乃國史原本而傳論則修史者之平心持論耶

呂渭傳中書省有枯柳德宗自梁洋回柳再榮時以爲瑞柳渭試進士以之命題舊書謂上聞而嘉之新書云上聞之不以為喜

姜公輔傳舊書謂不知何許人新書謂愛州日南人

陽惠元傳惠元爲李懷光所襲出奔懷光遣冉宗追之舊書謂惠元計窮父子三人並投井中冉宗俱出而害之新書謂惠元被髮袒而戰死二子晟嵩匿井中遇害

遊瓌傳舊書謂德宗避京師之亂倉猝出幸奉天遊瓌率兵赴難自乾陵北向醴泉拒朱泚會有人自京來

言泚兵旦夕當至上。遠令追遊瓌來奉天。遊瓌甫至。泚兵亦至。遂拒戰。是遊瓌之至。由德宗召之也。新書謂遊瓌趨醴泉。有詔赴便橋。而途遇泚兵。遊瓌欲還護奉天。中使翟文秀曰。吾兵至奉天。賊兵亦隨至。是引賊逼君也。不如壁于此。拒之。遊瓌曰。賊兵多抗我。于此猶能分兵至奉天。不如先入衛。遂還奉天。泚兵果至。遂與戰。是詔令赴便橋。而遊瓌以救駕爲急。自赴奉天也。

劉楨傳。舊書謂楨拒命時。其從父故節度使從諫妻裴氏召諸將妻入宴。裴泣謂諸將妻歸。各語汝夫勿忘先相公之拔擢。吾今以子母爲托。諸婦皆泣下。故諸將爲楨盡力。後楨伏誅。裴氏亦以此極刑。新書則謂從諫妾

張氏素有憾于裴誣奏裴語如此陷之極刑

李師道傳師道死舊書謂其妻魏氏出家爲尼新書謂魏氏沒入掖廷王鐸傳舊書謂黃巢之亂官兵收京城封鐸晉國公加中書令以收京諸將功伐令鐸量其高下承制爵賞下又云巢出關時溥請身討之乃以溥爲都統罷鐸都統之任是收京時鐸正爲都統也新書則謂巢戰數敗宦官田令孜知賊必破欲使功歸于己乃請鐸罷爲檢校司徒鐸功將就而以讒見奪然卒因其勢不數月遂平京師是鐸于未收京之前已罷都統矣按收京露布係宦者楊復光所上而無鐸名則鐸早罷都統矣舊書應誤

王龜傳舊書龜觀察浙東江淮盜起攻郡爲賊所害是龜被賊殺也新書但云徙浙東觀察使卒贈工部尚書則似未被害者

元稹傳舊書謂稹宿數水驛與內官劉士元爭廳爲士元擊傷面新書謂中人仇士良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傷面按白居易救稹疏亦謂與劉士元爭廳而新書云仇士良者蓋士元隨士良至而擊稹耳

仇士良傳亦云稹擊士元則

李紳傳舊書謂李錡辟紳爲掌書記紳不就錡怒將殺之遁而免新書謂錡脅中使奏雷已召紳作疏紳陽懼至不能成一字下筆輒塗去錡注白刃台易紙終不成乃召許縱爲之而囚紳獄中錡敗乃免

路巖傳巖爲相委親吏邊誠與郭壽相倚爲奸舊書云
事敗出爲成都尹改荆南尋罷之新書謂事敗貶新州
賜死別取其喉先是巖奏賜死者當別喉以驗至是自
及云

憲宗之弑舊書謂宦者陳宏慶新書作陳宏志舊書宏
慶等弑逆不言王守澄新書謂守澄與宏志等弑帝

楊復光傳舊書謂復光監軍討賊遣吳彥宏諭降黃巢
巢卽令尙君長等奉表歸國宋威害其功併兵擊賊巢
怒復作剽新書謂復光諭降王仙芝仙芝遣尙君長出
降宋威密誦誅君長故仙芝復叛按是時仙芝爲賊首
巢其將校也復光諭降是仙芝明甚

張巡傳舊書謂蒲州河東人新書謂鄧州南陽人

鄭畋傳舊書畋鎮鳳翔病乃奏薦李昌言詔可之召畋
赴行在新書黃巢據京城畋移檄討之遣大將李昌言
率兵向京昌言反兵襲畋畋登城謂曰吾方入朝公能
爲國討賊則可矣乃委軍而去通鑑與新書同

王重榮傳新書宦官田令孜以重榮不肯歸鹽池供禁
軍使朱玫討之重榮率李克用以兵來戰于沙苑禁軍
大敗遷舊書但云沙苑之戰禁軍爲重榮所敗令孜挾

天子幸寶雞李克用聞之乃與重榮入援京師一似沙
苑之戰克用不與其事及帝出奔後始起兵勸王者此
或後唐修史時爲克用諱耶

新舊書各有紀傳互異處

舊書本紀幽州軍亂逐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爲昭
後雄武軍使張絳奏行泰不可爲帥請以本鎮軍討之
許之遂誅行泰詔以絳主留後務仍賜名仲武是絳卽
仲武也而新書則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又殺行泰雄
武軍使張仲武起兵討絳朝廷因命仲武爲節度是絳
與仲武判然兩人及考舊書張仲武傳史元忠爲行泰
所逐行泰又爲絳所逐適仲武遣吏吳仲舒奉表至京
宰相李德裕問故仲舒謂行泰絳皆客將故人心不附
仲武本舊將素抱忠義可爲帥德裕乃奏以仲武爲節
度使是舊書列傳內亦未嘗以絳與仲武爲一人而本

紀乃謂絳陽名仲武此紀傳互異之顯然者合新書列傳及通鑑核之此舊書之誤在紀不在傳也新書本紀疑梁郡公李孝逸按新書孝逸傳討徐敬業有功後爲李道傳亦然孝逸未被殺也此新書之誤亦在紀而不在傳也

新舊書誤處

嚴武傳 舊書肅宗收長安以武爲京兆少尹因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按長安卽京兆也旣收長安何以不能赴京尹之任史思明並未據長安何以因其阻兵遂不赴任京兆此必誤也蓋是東都少尹耳是時

史朝義尙據東都如劉晏亦除河南尹以盜據都城乃寄治於長水然則武所除少尹當是河南也新書則云已拜京兆少尹坐房瑄事貶巴州刺史然則舊書所云以賊阻不之官者誤

魯炁傳 炁守南陽一年與賊將田承嗣等日夜拒戰力不支乃率衆突圍出投襄陽新舊二書皆同是炁已走襄陽矣而號王巨傳巨奉命節度河南詔貶炁爲果毅以來瑱代之巨奏曰若炁能守孤城功足補過則何以處之元宗曰卿隨宜處置巨至內鄉賊解圍走巨乃至南陽宣敕貶炁炁削其章服令隨軍効力其暮以恩命仍令炁復位據此則炁尙在南陽也來瑱傳亦謂炁守

南陽詔以瑱代之號王巨奏昺能守南陽乃詔各復本位下又云賊攻南陽累月瑱救之爲賊所敗是昺亦尙未失南陽數傳核對俱不符合當是巨至南陽時昺尙守城賊暫退去其後又來攻瑱救之又爲賊所敗昺于是走襄陽耳

郭子儀傳 新書代宗卽位子儀懼程元振讒乃稟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按舊書子儀表代宗云陛下貽臣詔書一千餘篇自靈武河北河南臣所經行蒙賜手詔敕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是代宗爲廣平王與子儀同收復兩京時軍中往來手札也代宗旣卽位敕卽謂之詔敕新書以爲肅宗詔敕殊誤

舊書興元元年李抱真王武俊破朱滔于京城東南擒其僞相朱良祐李俊等滔遁歸幽州按朱泚朱滔武俊抱真田悅田緒等傳是時泚因涇師之變僭據京城其弟滔及武俊田悅等方連衡抗朝命泚遣人冊滔爲皇太弟使發兵趨洛陽與已合勢滔率兵而南悅託詞不助兵滔怒遂攻其貝州武俊抱真以滔強橫難其事遂合兵襲滔大敗之朱良祐等被執滔遁歸幽州是滔至貝州卽敗去未嘗近京城也新書武俊等傳則謂敗滔于經城田緒傳又謂與武俊等敗滔于涇城然則舊書所云京城東南者蓋經城涇城之訛也其地當在貝州耳而新書本紀此戰之前又書渾瑊及朱滔戰于武川

亭敗之朱滔自貝州敗後卽歸幽州而武川亭武功地也滔旣未到京西何得有與瑊戰武川之事據瑊泚二傳是時德宗在梁洋瑊爲行營副元帥李晟方圍泚於京城瑊自行在來援泚遣韓旻宋歸朝張庭芝等來寇武功瑊與吐蕃兵敗之武川亭斬首萬計是瑊武川亭所敗乃泚將而非滔也而云瑊與滔戰武川亭此又新書之誤也或書云與泚戰而訛刻爲滔耳

將卽書爲泚

歐書瑊將必書瑊首名或以泚所造

新舊書刻本各有脫誤處

舊書張巡傳安祿山陷河洛許遠守睢陽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巡以雍邱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

乃引卒詐降至德二年正月也元宗聞而壯之授主客
郎中兼御史中丞按巡方詐降何以元宗聞而壯之蓋
巡以雍邱難守故詐降以出而併兵于睢陽與遠同守
故帝聞而嘉之耳新書巡在雍邱餉路絕乃拔衆保寧
陵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閻等合兵遣雷萬春
南霽雲等戰寧陵北殺賊萬人有詔拜巡主客郎中河
南節度副使正此事也而舊書云云此必有行墨脫落
之處 新書李光顏傳末忽叙宋威會元裕討王仙芝
一事大將張自勉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威忌自勉請
以隸麾下欲以事殺之宰相知其謀不聽乃以自勉代
元裕按仙芝之亂距李光顏已將百年與光顏何涉而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明舊唐書

係其事于光顏傳後此亦必錯誤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九

陽湖 趙翼 雲崧

貞觀中直諫者不止魏徵

貞觀中直諫者首推魏徵太宗嘗謂徵曰卿前後諫二百餘事非至誠何能若是又謂朝臣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但覺其嫵媚耳徵以疾辭位帝曰金必鍛鍊而成器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豈可去乎至今所傳十思十漸等疏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聽納之此貞觀君臣間直可追都兪吁咈之盛也然其時直諫者不止魏徵也今按新舊唐書各傳薛收諫獵帝卽賜金四十鎰以獎之孫伏伽諫元師律罪不當死帝卽賜以蘭陵

公主圍直百萬或以爲太厚帝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是
以賞之溫彥博諫長安令楊纂失察罪不當死帝卽赦
之虞世南諫田獵諫山陵之制不宜過厚諫宮體詩不
宜作恐天下從風而靡諫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
怠帝嘗曰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馬周諫大安
宮宜崇奉宗廟宜親祀樂工王長通等不宜賜官帝購
大宅直二百萬者賜之盧江王瑗姬侍側王珪曰陛下
知瑗殺其夫而取之以爲非奈何又令侍左右帝卽出
之諫祖孝孫雅士不宜令教女樂帝雖責之明日悔語
房元齡令羣臣勿因此不言姚思廉諫幸九成宮賜帛
五十疋高季輔指陳時政得失帝賜以鍾乳一兩曰卿

以藥石之言進故以藥石相報戴胄諫修洛陽宮帝嘉之張元素亦諫修洛陽宮至以爲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卒與同歸於亂耳帝嘆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命罷役賜帛二十疋禱遂良諫寵魏王泰太過帝納之諫告成東岳卽罷封禪張元素令史出身帝問其履歷元素慚不能對遂良謂元素已擢至三品陛下不宜對羣臣窮其門戶帝亦悔之帝常論山東人物張行成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宜以東西爲限帝善之賜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裴仁軌私役門夫帝欲斬之李乾祐奏罪不應死帝卽免之權萬紀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帝欲誅之柳範曰房元齡尙

不能止陛下獵豈可獨罪萬紀帝大怒拂衣入久之獨
召範慰諭之帝好與羣臣論難劉洎力諫帝詔答曰輕
物驕人恐由于此敬當虛懷改之洎又言近來上書人
或而加窮詰恐致阻進言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改之
此皆見于各傳者也魏徵嘗言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
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豈敢犯龍鱗帝嘗宴韋挺虞世南
姚思廉等謂曰龍有逆鱗人主亦然卿等遂能不避觸
犯常如此朕豈慮危亡哉是諸臣之敢諫寔由于帝之
能受諫也獨是仁善之君則能納誨英睿之主每難進
言以太宗之天錫智勇手定天下制事決機動無遺策
宜其俯視一切臣下無足當意者乃虛懷翕受惟恐人

之不言非徒博納諫之名寔能施之政事其故何哉蓋親見煬帝之剛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盜賊蜂起而莫告國亡身弑爲世大僂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慮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而餘非拒諫徒自召禍也煬帝惡諫曰有諫者當時不殺終不令生於地上蘇威欲言不敢因午日獻古文尙書煬帝曰訕我也卽除名蕭瑀諫伐遼卽出爲郡守董純諫幸江都卽賜死由是人皆鉗口至喪國亡身而不悟異此太宗所親見也惟見之切故懼之深正張廷珪所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也魏徵之諫亦動以隋爲戒謂隋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

社稷之長久哉特恃其富強不慮後患驅天下以從欲
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陛下當鑒彼之失又曰
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所親見隋之
未亂自謂必無亂隋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
動徭役不息至于身戮而猶未悟今能思其所以亂則
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馬周亦言煬帝笑齊魏之失
國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此當時君臣動色
相戒皆由殷鑒不遠警於目而惕於心故臣以進言爲
忠君以聽言爲急其後勲業日隆治平日久卽太宗已
不能無稍厭魏徵謂貞觀之初導人以言三年後見諫
者悅而從之近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是可知貞

觀中年功成志滿已不復能好臣其所受教然則懼生于有所懲息生于無所做人主大抵皆然若後世蒙業之君運當清泰外無覆車之戒而內有轉圜之美豈不比太宗更難哉

時政記

左右史起居注之外有政事及奏對由宰相撰錄者謂之時政記按舊書唐初記注最詳備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卽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註記政事極詳高宗時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奏事恐史官書之遂奏令隨仗使出不得備聞機務姚璿乃表請仗下所言政要宰相一人專知

撰錄是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此始也據舊書云璿罷後其事遂寢賈耽齊抗貞元時爲相又修之耽抗罷而事又寢然憲宗嘗問李吉甫時政記記何事吉甫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館之寶錄也左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姚璿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外間或不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史館今時政記是也上曰間有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行者不可書付史官有謀議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付史官故也案又裴休嘗奏言宰相知印者撰時政記或多載已言而略他人之言史官莫得知請自今宰相各自爲記令付史館

從之條可見歷朝仍皆有時政記未嘗廢也其後又稍
變其例穆宗時宰臣崔植等奏請坐日所有君臣獻替
事宜應隨日撰錄號爲聖政記歲終付史館則不必每
月送史館至歲終始送矣文宗又詔時政記因循日久
廢墜日多自後宰臣奏事及臨時處分委中書門下丞
一人隨時撰錄每季送館則又不必宰相自撰而令中
書門下丞撰錄矣然皆於紀錄政事致其詳慎可爲後
世法也

天子不觀起居注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歷代皆重其職唐太宗嘗欲觀起
居注朱子奢曰恐開後世史官之禍史官全身畏死愍

悠千載尚有聞乎子著傳後至文宗益重其事每入閣日左

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

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証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最詳張

帝嘗與宰相議事適見鄭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

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引朱子奢事對曰史不隱善

諱惡人主或餘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卽不敢

直筆昔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

自飭也帝曰朗可謂善守職者朕恐平日之言不合治

體庶一見得以改之耳朗乃上之聖後帝又欲觀魏謩

起居注謩曰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帝曰我嘗取

觀之謩曰此史官失職也陛下若一見之自此執筆者

須有迴避後世何以示信乎乃止論者咎朗而是謬

唐諸帝多餌丹藥

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自秦皇漢武之後固

其知服食金石之誤人矣及唐諸帝又惑于其說而以

身試之貞觀二十二年使方士那羅邇婆娑于金鷄門

造延年之藥真高士廉卒太宗將臨其喪房元齡以帝

餌藥石不宜臨喪抗疏切諫廉是太宗實餌其藥也其

後高宗將餌胡僧盧伽阿逸多之藥郝處俊諫曰先帝

令胡僧那羅邇婆娑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徵求靈

草異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無效大漸之際高醫束手

議者歸罪于胡僧將申顯戮恐取笑外夷遂不果慶李

藩亦謂憲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藥遂致暴疾不救

是

太宗之崩實由于服丹藥也乃憲宗又惑長生之說皇

甫縛與李道古等遂薦山人柳泌僧大通待詔翰林尋

以泌爲人刺史令其採天台藥以合金丹帝服之日

加燥渴裴潏上言金石性酷烈加以燒煉則火毒難制

不聽帝燥益甚數暴怒責左右以致暴崩

憲宗三紀及裴潏王守遷傳

是又

憲宗之以藥自誤也穆宗卽位詔泌大通付京兆府決

杖處死是固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乃未幾聽僧惟賢

道士趙歸真之說亦餌金石有處士張臯上書切諫詔

求之臯已去不可得尋而上崩是穆宗又明知之而故

蹈之也敬宗卽位詔惟賢歸真流嶺南是更明知金石

之不可服矣尋有道士劉從政說以長生久視之術請
求異人冀獲異藥帝惑之乃以從政爲光祿卿號昇元
先生又遣使往湖南江南及天台採藥紫是敬宗又明
知之而故蹈之也武宗在藩邸早好道術修攝之事及
卽位又召趙歸真等八十一人於禁中修符錄鍊丹藥
武所幸王賢妃私謂左右曰陛下日服丹言可不死然
膚澤日消槁吾甚憂之黃後藥發燥甚喜怒不常疾旣
篤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請見不得未幾崩是武宗
又爲藥所誤也宣宗親見武宗之誤然卽位後遣中使
至魏州諭韋澳曰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令來使口奏
澳附奏曰方士不可聽金石有毒不宜服紫帝竟餌太

醫李元伯所治長年藥病渴且中燥疽發背而崩懿宗
立杖殺元伯

崔慎由傳

是宣宗又爲藥所誤也統計唐代服

丹藥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無足怪太憲武宣皆
英主何爲甘以身殉之實由貪生之心太甚而轉以速
其死耳李德裕諫穆宗服道士藥疏云高宗朝有劉道
合元宗朝有孫甌生皆能以藥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
德裕傳然則二帝可謂知養生矣其臣下之餌金石者如杜
伏威好神仙術餌雲母被毒暴卒後唐傳李道古旣薦柳泌
後道古貶循州終以服藥歐血而卒道古傳李抱真好方術
有孫季長者爲治丹云服此當仙去抱真信之謂人曰
秦漢君不遇此我乃遇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餌丹

至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道士牛洞元以豬肪穀漆下之
病少間季長來曰將得仙何自棄也乃益服三千丸而
卒傳贊斯真愚而可憫矣惟武后時張昌宗兄弟亦曾爲
之合丹藥蕭至忠謂其有功於聖體則武后之餌之可
知然壽至八十一豈女體本陰可服燥烈之藥男體則
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

元宗五代一堂

肅宗爲太子時生代宗爲嫡皇孫生之三日元宗臨澡
嫡孫體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進元宗觀之不樂姆
叩頭言非是元宗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
元宗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顧力士曰一日見三

天子樂哉樂星此已屬盛事又按舊書順宗紀順宗生於
肅宗上元二年時元宗尙爲太上皇是元宗肅宗代宗
德宗順宗凡五代共一堂則不惟一日見三天子且一
堂有五代天子也

唐有兩上元年號

年號重襲已見叢考前編皆異代之君不知詳考致有
誤襲前代年號者至唐則高宗有上元年號而肅宗亦
以上元紀年高之與肅相去不過六七年耳目相接
朝臣豈無記憶乃以子孫複其祖宗之號此何謂耶元
順帝慕元世祖創業致治而用其至元紀年故當時有
重紀至元之稱衰亂之朝不知典故固無論矣

德宗好爲詩

唐諸帝能詩者甚多如太宗元宗文宗宣宗皆有御製流傳于後而尤以德宗爲最劉太真傳謂帝文思俊拔每有御製輒命朝臣畢和今按本紀貞元二年宴羣臣於麟德殿賦詩一章令羣臣和四年賜百寮宴曲江亭賦重陽賜宴詩六韻六年又宴曲江亭賦中和節賜宴詩七韻上巳節又宴賦上巳詩一章九年正月朝罷賦退朝觀仗歸營詩十年曲江九日賜宴又賦詩十一年賜宰臣兩省供奉官宴曲江賦詩六韻十二年御製刑政箴一首又製中和樂武曲於御殿奏之是年仲春賜宴麟德殿九日賜宴曲江皆賦詩十七年仲春及重陽

賜宴曲江亦皆賦詩十八年九月宴馬嶙山池亦賦詩
皆命羣臣屬和此見於本紀者也貞元四年九月之宴
帝親爲詩序令朝官和進帝親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紆
等四人爲上鮑防于邵等四人爲次張濂殷亮等二十
三人爲下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吳棗
紆在內直帝作黃菊歌顧左右曰不可不示韋綬卽遣
人持往綬卽附和進綬又嘗製宸展台衡二銘賜馬燧
燧杜希全赴鎮天德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諷帝製君臣
箴賜之希全張建封入朝將還鎮帝賦詩餞之建封此皆
見於列傳者也今載其數首貞元四年曲江賜宴詩曰
早衣對庭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機暇適與佳節并曲

池深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光清朝野
慶年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戒良士同斯情其賜建
封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投鉞磨
播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清
詞報國爾所當恤人子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
叙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遙而云無已知

褒貶前代忠奸

式問表墓爲新朝激揚首務所以表是非之公新天下
之耳目也唐武德元年詔隋高頴賀若弼薛道衡宇文
弼黃純等並抗節懷忠陷於極刑特贈官加諡貞觀元
年詔齊崔季舒郭遵封孝琰以極言蒙難褒叙其子孫

則不惟贈卹死者且官其後人矣麟德元年又詔訪周
宇文孝伯子孫授以官此皆褒忠令典也貞觀元年追
論隋臣裴虔通手弑煬帝之罪削爵流驪州七年又詔
宇文化及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禮楊覽
唐奉義牛方裕元敏薛良馬舉元武達李孝本孝哲張
愷許宏仁令狐行達席德方李覆等弑煬帝者其子孫
並禁錮勿得齒叙此亦足昭滄惡之公然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之化及等已死錮其子孫是矣裴虔通尙在
而徒以前代之事不復正以誅殛僅配流遐裔尙不免
失刑也武后聖歷元年又追貶隋楊素子孫不許仕京
官及侍衛

謚兼美惡

唐制三品以上皆得請謚而人之賢否不同則必核其生平以定之蓋猶存古道也皇甫無逸官於蜀其母卒於京無逸奔喪歸在途而死太常謚曰孝王珪駁之謂無逸赴官不與母偕不可稱孝乃更謚曰良蕭瑀卒太常謚曰肅太宗以其多忌改謚貞褊裴矩卒初謚曰恭劉洎以其侈肆駁之乃改謚縱封儉卒後奸邪事發改謚曰繆許敬宗卒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微嫁女巖落謚曰繆敬宗孫彥伯請改謚博士王福時執不可詔尚書省更議以既過能改爲恭乃請謚曰恭

新書謂更謚恭

巨源卒太常謚曰昭李邕以其附武韋爲相不當得美

諡雖不聽而議者是之楊炎卒諡肅愍孔戣駁之改諡平厲高瑛卒博士曹鄴議其爲相時交游醜雜請諡爲刺從之皆見各本傳是俱能存彰瘡之公不專以美也阿人者然其時已多請賜失實之弊李虞仲奏言古者將葬請諡今近或二三年遠或數十年方請人歿已久採諸傳聞不可考信取諸諫狀亦多浮詞請自今凡應得諡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太常定諡在京者不得過半期在外者不得過一期若不請者許考功卽察行諡之真諦蓋唐猶詳慎諡法如此後世惟賜諡者始得諡旣邀恩賜自必其人履行無虧故諡皆有美而無惡也

唐追贈太子之濫

子帝而追帝其父禮也弟而追帝其兄兄而追帝其弟已屬適當如元宗追冊中宗于襄王重茂爲帝以重茂本韋后所立爲帝後退封襄王故薨而仍以帝號還之尙不失爲厚元宗又以兄憲讓已爲太子得立憲薨追贈讓皇帝肅宗以長兄琮早薨追贈奉天皇帝代宗以弟俊有功被譏死追贈承天皇帝皆禮之過者然猶有說以處此至太子而追崇爲帝必其子卽位而追帝之如金世宗太子允恭以子章宗卽位而謚爲顯宗元世祖太子珍戩以子成宗卽位而謚裕宗是也乃唐高宗之太子宏薨而贈孝敬皇帝則以父而追帝其子不經之甚矣若追贈太子必其曾爲太子或早薨或不得其

死則仍復其舊稱如中宗子重潤在高宗時已立爲皇
太孫後爲武后杖死神龍初贈懿德太子憲宗立子寧
爲太子繼贈惠昭太子文宗立子承爲太子後廢死贈
莊恪太子此父之追贈其子也

太宗立子承統爲太子後廢棄不追封
高宗立子忠爲太子後廢死封恭王

宗立子德上裕爲太子後劉季述廢
廢立裕爲帝反正後仍以裕爲德王

中宗立子重俊爲太子後起

兵誅武三思敗死睿宗追贈節愍太子此以叔而贈其
姪亦以其曾爲太子也高祖立子建成爲太子太宗殺
之卽位後仍贈隱太子高宗立子賢爲太子爲武后廢
死睿宗追贈章懷太子元宗立子瑛爲太子以讒死肅
宗仍贈太子此以弟而贈兄亦以其曾爲太子還其舊
物也敬宗子善文宗時薨贈悼懷太子懿宗子倚爲劉

季述所殺昭宗贈恭哀太子此以叔而贈其姪亦以普
倚本應爲太子特以年幼未得立而還其舊物尙不失
爲厚也至未爲太子而死後追贈者如元宗子琬薨贈
靖恭太子代宗子邈薨贈昭靖太子宣宗子漢薨贈靖
懷太子此則其人本不應爲太子而歿以太子之號榮
之已不免紊於禮然此猶父之贈其子於名分尙順也
若元宗贈弟申王撝爲惠莊太子岐王範爲惠文太子
薛王業爲惠宣太子此三王者將以爲睿宗之太子耶
睿宗自有太子意睿宗在武后時爲帝先立憲後
元宗平內難憲讓元宗爲太子繼又以元宗爲太
子此三王初未身爲太子則加以大國榮封可矣太子
之稱究屬以子繼父而言非同官爵之可加贈也而以

施於未爲太子之弟轉似下儕於己子之列此則苟欲以追崇見其友愛而不知轉失禮甚矣後穆宗子湊文宗時以讒死文宗贈懷懿太子穆宗已有太子敬宗爲帝湊未爲太子也而文宗以從兄贈之爲太子亦同此

失

相寧人曰知錄內但舉秦文公太子卒賜諡爲諱公及代宗追諡弟承天皇帝二事尚未備

帝號標后諡

以帝號標后諡乃范蔚宗後漢書追書之例非當日本制也光武陰后本諡烈以光武諡合之故曰光烈明帝馬后本諡德以明帝諡合之故曰明德章帝竇后之稱章德和帝鄧后之稱和熹安帝閻后之稱安思桓帝竇后之稱桓思靈帝何后之稱靈思獻帝曹后之稱獻穆

皆彷彿此其桓帝梁后諡懿獻二字不便合帝諡并稱則曰桓帝懿獻梁皇后此可以見范史牽合之書法也後世不察乃遂於皇后定諡時卽係以帝號如唐高祖崩合帝諡曰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崩始諡文德及太宗崩合諡曰文德聖皇后是反以夫從婦矣睿宗寶后之諡太常初諡曰大昭成或援范史例謂宜引聖真冠諡以單言配之應曰聖昭或睿成以雙言配之應曰大聖昭成或聖真昭成

以睿宗諡元真大聖大典孝皇帝故也

謂此後漢光烈等諡例且

本朝太穆文德故事也太常駁之曰蔚宗以帝號標后諡是史家記事體婦人非必與夫同也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廟稱太義繫於子文母生號也文王諡也周公

豈以夫從婦乎後漢書不可爲據詔曰可俱見皇后傳

後漢書皇后紀論曰漢世皇后無諡皆因帝諡以爲稱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定以德配故馬寶二后俱稱德焉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諡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按蔡邕諡議曰漢世母氏無諡

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自是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下優劣混爲一體殊非禮制諡法有功安人曰同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諡宜爲和熹據此則后之有專諡始於明帝之諡陰后繼成於蔡邕之諡鄧后又按魏道武追諡先世皇后皆無本諡北史后妃傳序云皆從帝諡爲皇后諡今按如神元皇后竇

氏桓皇后惟氏平文皇后王氏之類是也神元桓平
文皆帝諡也其皇后無本諡故卽從帝之諡也至道
武以後則后自有諡如道武宣穆皇后劉氏明元昭
哀皇后姚氏是也道武明元帝諡也宣穆昭哀后諡
也其曰道武宣穆及明元昭哀者亦史家追書之例
以帝號標后諡也

皇后哀冊尊稱

德宗昭德皇后薨侍郎李紆撰冊文曰大行皇后帝以
爲不典命學士吳通元爲之又云咨后王氏議者亦以
爲非宜如貞觀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諡冊曰皇后長

孫氏

舊唐書

耐葬變禮

招蒐而葬本起於東漢光武姊元爲郡晨妻起兵時元被害後晨封侯卒帝追尊姊爲公主招其蒐與晨合葬此招蒐葬之始也唐中宗和思趙皇后先爲武后幽死莫知瘞所中宗崩議者以韋后得罪不宜耐葬乃追諡趙爲皇后欲行招蒐耐葬之禮博士彭景直上言古無招蒐之禮不可備棺槨宜據漢書郊祀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禕衣於陵所寢宮招蒐置衣于蒐舉以太牢告祭遷衣於寢宮覆以夷衾而耐葬焉從之唐宗劉后寶后亦皆爲武后所殺莫知瘞所後亦招蒐葬之蓋亦仿趙后例也然古不墓祭惟以立主於廟爲

重蓋竟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招竟而葬是欲以歸天
之竟使之入地理難強通卽葬衣冠而必先招竟於衣
冠然後葬之是仍欲使竟入地也旣莫知瘞所以不必
復設耐葬之虛禮但奉主耐廟可耳按晉東海王越歿
於項其喪柩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歸於元帝欲招
竟葬越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設冢槨以藏形事之以
凶主廟祧以安神事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
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室廟寢廟祭非一處所以廣
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非神之所處也迷詔不許是
晉人已有一定議矣

代宗沈后

德宗

陷賊不知存亡德宗卽位屢求不獲至憲

宗時羣臣請仿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後又俟中壽而服之乃以是年九月發哀先令造禭衣一副擇日附代宗陵此亦無於禮者之禮也按晉書李允傳允祖敏避公孫度之命浮海不知所終允父信追求積年不獲欲行喪又恐父尙存有鄰人與父同歲者死乃以是時行喪後因徐邈勸娶妻既生子遂絕房室此亦一故事

南史沈洙傳建康令沈孝軌門生暎稱主人父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返今月晦卽是再替主人弟息應以是月末除靈抑或應待主人還除靈江德藻云禮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其餘各終月數而除此家內有事未得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雖迎

喪而無還期諸弟若遂不除則永絕婚嫁宜咨沈洙洙
議曰禮有正有從宜禮小記之文禮之正也但魏氏東
闕之役失亡屍骨葬禮無期議者以爲無終身之喪故
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北庭無從迎柩故又申明
其制今孝軌喪還未有定期在此者應除服若喪柩得
還別行改葬之禮禮記云改葬之禮服緦不忍無服送
至親也

諡后於廟

順宗王皇后崩太常進諡公卿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
曰按禮會子問古者天子稱天以誄之皇后之諡則請
於廟江都集禮亦曰諡皇后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

十一
身
言
卷一
十
爲於郊也準禮賤不誅貴子不爵母所以必諡於廟者
宜受成於祖也故天子諡於郊后妃諡於廟從之

兩太后並稱

文宗卽位時敬宗母王太后尙在而文宗自有母蕭太
后乃號敬宗母曰寶歷太后又以兩太后難於分別乃
詔以宮名別之寶歷太后居義安宮稱義安太后後武
宗卽位文宗母蕭太后尙在徙居積慶殿乃稱積慶太
后

皇太后不耐葬

穆宗久葬其妃韋氏生武宗亦已久亡武宗立欲以母
耐葬于穆宗之光陵宰臣奏神道安於靜光陵葬已二

十年不可更穿太后所葬之福陵亦崇築已久不宜徙請但奉主祔廟穆宗從之

又明世宗有三后孝源元配也繼張后被廢繼孝烈方氏薨帝欲先以其神主祔太廟羣臣請設位於皇妣睿皇后之次後寢藏主則設幄於憲廟皇祖妣之右以從祔於祖姑之義帝曰安有享從此而主藏彼可祔仁宗而以后主卽列於朕之位次羣臣言后雖宜祔享但遷及廟次非臣子所敢言帝怒乃祔主於第九室隆慶中從羣臣議仍以元配孝源后合葬永陵孝烈主移於宏孝殿

按明憲宗生母周已尊爲皇太后孝宗時始崩孝宗

問劉德等祔廟禮德曰漢以前一帝一后祔二后自唐始也祔三后自宋始也三后者一正后一繼后一生母也帝曰事須師古祖宗來一帝一后今並祔則壞禮自朕始矣遂不祔廟嘉靖中移祀陵殿題主曰皇后不繫帝諡以別嫡庶自後穆宗母神宗母光宗熹宗莊烈帝母咸用此制

建成元吉之子被誅

謀反者族誅秦漢六朝以來皆用此法

見崔仁師傳

太宗爲秦

王時殺建成元吉不過兄弟間互相屠害其時太宗尙未爲帝不可以反論也乃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

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晉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俱坐誅除其屬籍是時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視其孫之以反律伏誅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極矣

没入掖廷

族誅者既誅其壯丁而妻妾子婦及子孫之幼者皆没入掖廷爲奴婢如樊興錢九隴俱以父犯罪配没爲皇家隸人傳武后殺唐宗室壯者皆被戮幼者皆没入爲

官奴

皇主
傳

李師道既誅其小男没入掖廷皇主
傳此子孫之幼

者也齊王元吉被誅其妃没入宮爲太宗妃皇主
明傳廬江王

瑗既誅其姬入侍太宗

皇主
傳

上官儀及子庭芝既被誅庭

芝妻鄭及女婉兒配入掖廷

皇主
傳

吳元濟之妻沈氏李師

道之妻魏氏敗誅後皆沒入元濟師道傳師道既誅憲宗謂宰

相曰李師古之妻於師道叔嫂也雖云逆族亦宜等降

李宗爽妻亦士族也今俱在掖廷於法似稍深崔羣奏

此聖主仁惻之心也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娘宗爽妻

韋氏及男女皆釋羣傳御史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事誅

其女沒入宮魏謩諫出之謩傳又元載女真一少為尼載

敗沒入宮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泣投地則女之出家

者亦不免也載傳韓滉過汴語劉元佐曰宜早見天子不

可使太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滉傳蓋當時法令

如此然其中亦有生貴子者肅宗為太子時元宗命高

力士選良家子侍之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藉口不如

掖廷衣冠女會有吳令珪坐事死女没入宮力士選以進後生代宗卽章敬皇后也李錡反被誅其妾鄭氏没入宮憲宗幸之後生宣宗卽孝明皇后也

按北史崔昂傳律文籍没者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

唐女禍

報應之說本屬渺茫然亦有不得信者唐高祖初爲晉陽畱守時宮監裴寂私以宮人入侍後太宗起兵使寂以此事脅高祖謂二郎舉義旗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發族誅耳高祖意乃決寂傳是高祖之舉兵實以女色起也及太宗殺弟元吉卽以元吉妻爲妃廬江王瑒

以反誅而其姬又入侍左右是兩代開創之君皆以女
色縱慾孰知貞觀之末武后已在宮中其後稱制命殺
唐子孫幾盡中葺之醜千載指爲笑端韋后繼之穢聲
流聞并爲其所通之武三思榜其醜行於天津橋以傾
陷張柬之等尋又與安樂公主毒弑中宗宮闈女禍至
此而極及元宗平內難開元之治幾於家給人足而一
楊貴妃足以敗之雖安史之變不盡由於女寵然色荒
志怠惟耽樂之從是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釀成大禍而
不知以致漁陽鼙鼓陷沒兩京而河朔三鎮從此遂失
唐室因以不競追原禍始未嘗非色荒之貽害也然則
以女色起者仍以女色敗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

得不謂非天道好還之昭然可見者哉

武后之忍

古來無道之君好殺者有石虎苻生齊明帝北齊文宣

帝金海陵煬王其英主好殺者有明太祖然皆未有如

唐武后之忍者也自其初搃死親女以誣王皇后

后爲昭儀時生

女皇后至撫弄而去昭儀潛斃女子衾下伺帝至陽歎笑發衾女死矣左右曰皇后適至昭儀悲啼帝怒曰后殺吾女后無以自解尋被廢

絕毛裏

之愛奪燕昵之私固已非復人理及正位後王后蕭良

娣被廢各杖二百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

死猶殊其屍并竄長孫无忌褚遂良等至死又殺上官

儀其出手行事卽凶殘絕人然此猶曰妬者常情不得

不害人以利己也稱制後欲立威以制天下開告密之

門縱酷吏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等起大獄指將相俾相
連染一切按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爲能于是誅戮無虛
日大臣則裴炎劉禕之鄧元挺閻溫古張光輔魏元同
劉齊賢王本立范履冰裴居道張行廉史務滋傅游藝
岑長倩格輔元歐陽通樂思晦蘇幹李昭德李元素孫
元亨石抱忠劉奇等數十人大將則程務挺李光誼黑
齒常之趙懷節張虔勗泉獻誠阿史那元慶等亦數十
人庶僚則周思茂郝象賢薛顛裴承光弓嗣業弓嗣明
弓嗣古郭正一弓志元弓彭祖王令基崔駮劉昌從劉
延景柳明肅蘇踐言白令言喬知之阿史那惠杜儒童
張楚金元萬頃苗神客裴望裴璉韋方質劉行實劉日

瑜劉行感張虔通雲宏嗣李安靜裴匪躬范雲仙薛大
信來同敏劉順之宇文全志柳瑋閻知微等數十百人
皆駢首就戮如剗羊豕甚至邱神勣來俊臣向爲后出
死力以害朝臣者亦殺之其流徙在外者又遣萬國俊
至嶺南殺三百餘人又分遣六御史至劔南黔中等郡
盡殺流人皆惟恐殺人之少劉光業所殺九百餘人其
餘少者亦不減五百雖明祖之誅胡藍二黨不是過也
然此猶曰中外官僚非戚屬也越王貞瑤瑯王冲起兵
謀復王室事敗被誅于是殺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范陽
王靄黃公譔東莞公融霍王元軌江都王緒舒王元名
汝南王瑋鄱陽公謹廣漢公謚汶山公綦廣都王瑋恒

山王厥江王知祥及其子峻嗣鄭王璠豫章王亶蔣王煒安南郡王穎鄆國公昭滕王元嬰子六人紀王慎之子義陽王琮楚國公瓌襄陽公秀廣化公獻建平公欽曹王明及諸宗室李直李敞李然李勳李策李越李黠李元李英李志業李知言李元貞鉅鹿公晃等數十百人除其屬籍幼者流嶺表又爲六道使所殺雖蕭鸞之殺高武子孫完顏亮之殺太祖太宗子孫亦不是過也然此猶曰李氏宗室非武族也武元慶元爽則后兄也惟良懷運則后兄子也元慶元爽尋坐事死后姊之女爲高宗所私封魏國夫人后私毒之死又歸罪於惟良懷運殺之然此猶曰異母兄姪本不相睦也若高宗子

則后之諸子也後宮所生忠已立爲皇太子因武后有子宏甘讓儲位改封梁王乃廢流黔州賜死潭王上金後宮楊氏所生許王素節蕭淑妃所生武三思譚周興誣以謀反縊素節于驛亭上金聞之亦自縊上金七子素節九子並誅幼者悉囚雷州然此猶曰非已所生也太子宏則后親子立爲儲貳賢德聞天下以其請蕭淑妃女之幽于掖廷者出嫁遂惡之又以其聰睿不便於已竟酖之死宏旣死立其弟賢爲太子亦后親子也又以觸忌而使人發其陰事高宗欲薄其罪后曰大義滅親不可赦乃廢爲庶人流巴州後又遣邱神勳逼殺之并殺其子光順僅一子守禮亦幽于宮中屢被杖元宗

時岐王嘗奏其能知兩陽帝問之對曰臣無他天后時被杖創痕兩則沉憊壽則佳故耳又中宗子邵王重潤則后孫也永泰公主則后女孫也主婿武延基則女孫婿也三人嘗私言張易之等出入宮中恐有不利后聞之咸令自殺太平公主夫駙馬薛紹則親女婿也亦以私怒殺之此則因縱慾而殺親子孫天理滅矣然此猶不便於縱慾而害之也薛懷義入侍床第寵冠一時至命爲行軍大總管率十八將軍擊默啜以宰相李昭德蘇味道爲其長史司馬可謂愛之極矣後以嫌卽令太平公主伏有力婦人數十縛而殺之畚車載其屍遷白馬寺斯又情之最篤者亦割愛而絕其命矣新唐書謂

其當忍斷雖甚變不少隱也真千古未有之忍人也哉
按古來太后以縱慾而殺子者後魏文明馮太后行
不正有內寵李奕獻文帝因事誅之馮太后遂害帝
然帝非馮后親子也明帝母靈后胡氏親生明帝帝
幼登極太后恣行凶穢後帝長母子間起嫌隙太后
乃毒死明帝後爲尔朱榮沉於河是徒有武后之失
德而無武后之雄才更不足道也

武后納諫知人

武后之淫惡極矣然其納諫知人亦自有不可及者初
稱制劉仁軌上疏以呂后爲戒后即使武承嗣賚敕慰
諭之仁軌大石因獻獅子姚璈奏不貴異物后即詔止其

來使九鼎成欲以黃金塗之亦爲瑋諫而罷後欲以

季冬講武有司遷延至孟春王方慶諫孟春不可習武

卽從之傳季秋梨花開后出以示宰相皆以爲仁及草

木杜景儉獨以爲陰陽不和所致后曰眞宰相也傳河

北民陷契丹者武懿宗將奏殺之景儉以爲皆迫脅所

致宜原之王求禮并謂懿宗遇賊退縮反加罪被脅之

民請斬懿宗以謝河北后卽爲赦河北景儉王求禮傳張庭珪諫

造大像卽允之并召見面慰傳朱敬則請改嚴刑從寬

政亦從之傳李嶠請雪舊爲酷吏破家者后未聽桓彥

範等又上十疏卒從之傳蘇安恒奏請歸政太子后亦

不怒然此猶論列朝政也至其所最寵倖而諱之者宜

莫如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然蘇良嗣遇懷義於朝命
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后后第戒其出入北門母走南
牙觸宰相而未聞罪良嗣也身懷義度白丁爲僧御史
周矩劾之后曰朕卽令赴臺懷義至坦腹於床矩召吏
將按之懷義遽乘馬去矩以聞后曰此道人病風不可
苦問其所度僧聽卿勘矩悉配流之後矩爲懷義所譖
免官亦未聞加以罪也籍后晚年尤愛張易之昌宗兄
弟易之誣奏魏元忠欲挾太子爲耐久朋引張說爲証
及廷詰說言元忠無此語雖貶元忠爲高要尉流說欽
州然未聞致之死也易之贓賂事發爲御史臺所劾詔
桓彥範袁恕已等鞠之彥範等奏罪當族昌宗自陳爲

后鍊丹有功詔雖釋之然尚以贓賂歸罪于其兄昌儀
同休而罷其官亦未聞罪彥範等也昌宗引術者占已
有天子分宋璟劾奏請付獄便窮究后陽許而令璟出
使幽州別令崔神慶鞠免其罪璟猶執奏昌宗當斬李
邕曰璟言是后雖不聽亦未嘗罪璟邕等也景易之引
蜀商宋縉子等入宮宴后前韋安石奏賤類不宜預顧
左右逐出之后更慰免不問其罪安石也若然此猶未
直陳其淫穢之醜也至朱敬則疏諫遷美少年則曰陛
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矣近又聞尚食柳模自
言其子良寶潔白美鬚眉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堪充
宸內供奉桓彥範以昌宗爲宋璟所劾后不肯出昌宗

付獄彥範亦奏云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此皆直
揭后之燕昵嬖倖可羞可恥敵以下所難堪而后不惟
不罪之反賜敬則綵百段曰非卿不聞此言而於璟彥
範亦終保護倚任夫以懷義易之等床第之間何言不
可中傷善類而后迄不爲所動搖則其能別白人才主
持國是有大過人者其視懷義易之等不過如面首之
類人主富有四海妃嬪動至千百后既身爲女主而所
寵倖不過數人固亦無足深怪故后初不以爲諱并若
不必諱也至用人行政之大端則獨握其綱至老不可
撓據陸贄謂后收人心擢才俊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
賴多士之用李絳亦言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名臣多

出其選舊書本紀贊謂后不惜官爵籠豪傑以自助有一言合輒不次用不稱職亦廢誅不少假務取實才真賢然則區區帷薄不修固其末節而知人善任權不下移不可謂非女中英主也

按魏文明馮后雖毒死獻文帝然能慈愛獻文之子孝文帝迄於成立孝文雖御極而性謙謹事皆決於太后太后多智猜忍殺戮賞罰決於俄頃王獻出入臥內數年便爲宰輔李冲以才見任亦由幃幄之寵錫賚不可勝計然后性嚴明左右有過動加捶楚尋又待之如初或更加富貴故人人懷于利至死而不思退太后又外禮人望元丕游明根等每至獎美王

獻等輒引丕等參之以示無私

改惡人姓名

惡其人而改其姓名蓋本於左傳所云檇杙發發渾池窮奇之類然此但加以惡稱非易其氏名且非朝制也其改爲惡姓惡名者王莽以單于囊知牙斯不順命改匈奴單于爲降奴單于此已開其端後漢桓帝誅梁冀惡梁姓時鄧后猶冒梁姓乃改后姓爲薄此改姓也吳孫皓殺何定以其惡似張布乃改定名爲布此改名也

孫峻孫琳專權肆惡伏誅吳主孫休謂其宗室屬籍但稱故孽故琳此豈是一法

晉成帝時南頓王司馬宗有

罪誅貶其族爲馬氏宋竟陵王劉誕反伏誅孝武帝改

其姓爲雷氏

留與劉同音也

又改晉熙王母謝氏爲射氏齊明帝

殺魚腹侯子饗改其姓爲蜻氏

蜻與蕭同音也

梁武帝弟子正德

奔魏尋又亡歸帝改其姓爲背氏豫章王綜奔魏帝惡

其悖逆改其子直爲悖氏武陵王紀起兵被誅元帝改

其姓爲饗饗氏隋楊元感反伏誅煬帝改其姓爲臬氏

唐高宗王皇后蕭良娣爲武后所殺武后改王皇后姓

爲嬖氏蕭良娣姓爲臬氏武后又殺其姪武惟良武懷

運皆改姓嬖氏革命後琅玕王沖越王貞起兵復唐事

敗被殺皆改姓虺氏連坐之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范陽

王靄黃公譔東莞公融常樂公主亦改爲虺氏契丹首

領李盡忠及孫萬榮反后遣兵討之改李盡忠爲李盡

滅孫萬榮爲孫萬斬突厥默啜入寇改其名曰斬啜又

骨咄祿入寇改其名曰不卒祿中宗時成王千里欲誅武三思黨宗楚客等不克被誅改姓馮氏元宗初太平公主謀逆竇懷貞懼罪投水死追戮其屍改姓壽氏宗室李晉亦與太平之謀被誅改姓厲氏皆亂世不經之陋例也

朝賀近臣先行禮

朝賀時近御諸臣須于殿陛侍班故先于內殿行禮然後隨至正殿此制蓋自唐武宗始會昌元年中書省奏元日御舍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兩省官皆于未開扇之前立欄檻內及扇開卽侍立於御前是宰相近臣轉不得行禮請御殿日宰相兩省官在香案前侍立俟

殿開卽再拜訖升殿侍立然後百官行禮從之 本紀

大臣搜檢

漢制大臣劔履上殿者例帶木劔不得有兵刃蓋防微杜漸之意魏晉以來遂著令進見者必先搜檢雖宰相不免焉唐文宗始命停之詔曰任則不疑疑則不任乃自魏晉以來虛儀檢索舊習尙存朕方推大信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後紫宸坐朝衆寮旣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查 可知此詔以前大臣搜檢久成故事君臣一體何至猜防若此文宗可謂知政體矣然如金熙宗時海陵爲相與十餘人帶刀入宮侍衛等見以爲常遂成弑逆是亦不可過於濶畧也

度牒

宋時凡賑荒興役動請度牒數十百道濟用其價值鈔一二百貫至三百貫不等不知緇流何所利而買之及觀李德裕傳而知唐以來度牒之足重也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准在淮泗置壇度人爲僧每人納二絹卽給牒令回李德裕時爲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之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髮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貲產今蒜山渡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卽當失却六十萬丁矣據此則一得度牒卽可免丁錢庇家產因而影射包攬可知此民所以趨之若鶩也然國家售賣度牒雖可得錢而實暗虧丁田之賦則亦何所利哉